

紧急深渊

——逃出灾难丛生的 二十一世纪

THE LONG EMERGENCY

*Surviving the Converging Catastroph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美] 詹姆斯·霍华德·库斯勒 著

By James Howard Kunstler

胡雍丰 孔辛 译

詹姆斯·霍华德·库斯勒《无处的地貌》之作者

東方出版社

紧急深渊

——逃出灾难丛生的 二十一世纪

THE LONG EMERGENCY

Surviving the Converging Catastroph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美] 詹姆斯·霍华德·库斯勒 著

By James Howard Kunstler

胡雍丰 孔辛 译

詹姆斯·霍华德·库斯勒《无处的地貌》之作者



東方出版社

策 划:杨松岩
特约编辑:李 磊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紧急深渊——逃出灾难丛生的二十一世纪/
[美]詹姆斯·霍华德·库斯勒 著 胡雍丰 孔辛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060-3088-5

I. 紧… II. ①詹… ②胡… ③孔… III. 未来学-普及读物
IV. G3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031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7-0366

THE LONG EMERGENCY; SURVIVING THE END OF THE OIL AGE,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CONVERGING CATASTROPHES OF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by JAMES HAWARD KUNSTL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JAMES HAWARD KUNSTLER 授权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紧 急 深 渊

JINJI SHENYUAN

——逃出灾难丛生的二十一世纪

[美]詹姆斯·霍华德·库斯勒 著 胡雍丰 孔辛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088-5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录

CONTENTS

1 茫然中的未来	1
为现实买单(2) 人满为患(5) 不堪入目的星球	
(7) 雨林复仇记(9) 再见了,全球化(11) 戏	
剧“汽车乌托邦”的落幕(15)	
2 现代进程和化石燃料的拉锯战	19
全球极限(21) 化石燃料特殊性何在?(27) 石油	
之源(28) 石油与工业(31) 世界领袖(35)	
休伯特曲线 I——美国极限(37) 第一次真正的石油	
冲击(40) 禁运的成效(42) 休伯特曲线 II——世	
界极限(44) 虚假缓解(46) 第二次石油冲击	
(47) 石油过剩(49) 伊拉克攻击和大梦游(50)	
危急时刻(53)	
3 地缘政治与全球石油消费高峰	56
石油消费高峰与各国命运(59) 略显动荡的稳定时期	
(62) 引爆点(63) 大事件(71) 另一个需求	
的增长(78) 伊拉克与伊朗(80) 无尽的麻烦	
(84) 阿富汗(86) 欧洲和俄罗斯(87) 全球	
动荡(91)	
4 后石油时代:为何替代能源无法拯救人类?	95

紧急深渊

——逃出灾难丛生的 21 世纪

天然气(97) 氢能经济(104) 煤炭(110)
水电(113) 太阳能和风能(115) 合成石油(125)
热解聚作用(129) 生物能(132) 甲烷水合物
(132) 零点能(133) 核能(134)

5 大自然的复仇:气候变化、瘟疫、水荒、栖息地破坏 以及工业时代的黑暗面 140

出乎意料(142) 冷暖控制开关——墨西哥暖流(146)
气候与食物供应(149) 环境破坏(152) 死神归来
(157) 黑暗的冬季(165) 瘟疫导致的社会与经济
后果(167)

6 成长在废气中的城市:虚幻的经济 173

谁需要未来?(174) 高熵值的经济体(178)
金融,抽象的经济(182) 公司黄金时期的到来(187)
熵与工业主义(191) 熵的表达式(199) 童年时代
的结束(205) 最后的节日(208) 市郊扩张和通货
膨胀(211) 家,最后一个价值避难所(217) 残酷
的现实,毁灭性的熵(223)

7 身处紧急深渊 224

未来经济(227) 城市化的终结(235) 城市、城镇
与国家(236) 紧急深渊时期的商业(242) 我们的
生存环境(245) 紧急深渊时期的交通运输(248)
教育(254) 地区展望:阳光地带的日落(257) 那斯
卡赛车(NASCAR)之乡(261) 基督教大行其道(267)
老北方(269) 西部(273) 西北部太平洋沿岸(275)
紧急深渊时期的种族冲突(276) 紧急深渊时期的意
识、道德与行为方式(279) 我的紧急深渊(281)

I SLEEPWALKING INTO THE FUTURE

茫然中的未来

分析心理学之父卡尔·荣格(Carl Jung)曾有过这样的名言：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现实。接下来将读到的文字，会颠覆你对当前世界的看法，就是这个由时间划分、被事件填充，而要我们被动去接受的世界。我们的行程颠簸劳顿，不知何去何从。

先来说说美国人的苦衷——身陷资讯、休闲、消费、驾车的怪圈而无法自拔——这让他们搞不清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究竟是什么偷换了生活的定义。即使经历了9·11恐怖事件的不寒而栗，即使为世贸双子大厦的毁灭和五角大楼的损伤而痛心疾首，对于未来的危机，美国仍然浑然不觉。刚从失火的房屋中逃离，等待我们的又是悬崖峭壁，而悬崖之下，是经济、政治无序至极的深渊。我把这一即将来临的时期称为“紧急深渊”。

文字中所体现的态度是苛刻刺耳的，讲述的内容是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及美国。整本书围绕的主题是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将会发生的事情，或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我的希望或臆想。这也正是本书的重要特征所在。比如，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家政府在社会巨变面前将显得无能而渺小，美利坚合众国会失去作为国家的存在意义，沦为几个分裂的自治州。虽然不愿接受国家的崩溃，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似乎合理的结果，我们有必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已经出了几本关于批判市郊居住布局的书，因为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会对我们的社会非常有害。虽然不愿接受生活失去其价值和意义的结局，但我认为贫富差距将会持续

紧急深渊

——逃出灾难丛生的 21 世纪

扩大。虽然不愿接受战争的残酷,但我预言人类正卷入一场为争夺资源的国际军事竞赛。

如果说这本书还能寄托一些我的希望,那便是美国民众应当从茫然中警醒,保卫文明的延续。即使在一个不和谐的时代面前,我们能够对生活再放异彩所作出的努力也有很多,让经济的平稳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安定,人人有为,思想贴近现实。民众必须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尤其是在一个处于重压和巨变状态中的社会。本书的稍后部分,我会对策略方案作清楚的说明。

针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的战争仅仅是导致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发生变化的并发因素之一,这会把我们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早不晚——不论你接受与否。更甚者,这些改变世界的力量、事件和变因会彼此强化地相互作用,连带并恶化后续问题。面对“紧急深渊”,美国是如此不幸地毫无防备。

为现实埋单

首要且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廉价化石燃料时代即将终结。毫不夸张地说,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作为可靠资源,成就了现代生活的各种便利。当今所有必需品、舒适品、奢侈品以及时代奇迹——中央供暖、空调、汽车、飞机、电子照明、服装、灌制音乐、电影、超级市场、电动工具、髋关节置换手术、国防等,举不胜举——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依赖廉价化石燃料而诞生并得以发展。甚至,核能工厂的建立、维修,以及核燃料的提取和加工也都以石油和天然气为最终依托。有关廉价石油和天然气的吹捧太具诱惑力,使我们盲目自喜、荒唐至极,停止了对地球赐予我们的最神奇珍宝的关注:它们是有限存在的、不可再生的资源,不均衡地分布在世界各地。如果继续恶化,石油统治时期不断涌现的科技进步将使我们身陷“蟋蟀杰米尼症状”的怪圈[Jiminy Cricket syndrome,出自童话《木偶奇遇记》。皮诺曹身边的一只蟋蟀,名叫杰米尼,代表皮诺曹的良知,每次皮诺曹要做错事的时候,蟋蟀杰米尼都会在他耳边提

醒,但皮诺曹总是不听,结果鼻子变长。(译者注)],这让许多美国人都相信只要大胆想象,一切都能成为现实。现在哪怕是我们周围应当更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都在热切盼望化石燃料能够顺利而完美地接力推断中的替代品——氢气、太阳能,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也就是未来几年间的事情。我会尽量证实,这简直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再好不过的前景会是,这些替代技术的研发会花去几十年——意味着廉价石油时代和下一个未知能源时代之间将会有一段相当长的动荡时期。而可能性更大的会是,新燃料和技术根本无法在广度、价格和使用方式等方面与当今世界大用特用的化石燃料相媲美。

无法得到广泛理解的是,在石油和天然气真正耗干之前,我们的世界还将在困境中煎熬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现在实际上已成为郊区生活的代名词——只能依靠价格实惠、供给充分的石油和天然气来维持。不论是价格或供给方面,哪怕稍有偏差,我们的经济便会受挫,日常生活物流也将举步维艰。化石燃料资源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并不均衡,而且似乎更愿意集中在那些讨厌西方尤其讨厌美国的地方或者地理位置遥远、我们很难掌控的地方(事与愿违)。根据将要陈述的理由,我们能够确定,化石燃料的价格和供给必然会在我所定义的“紧急深渊”时期呈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彻底崩溃。

化石燃料的稀缺必定引发国家之间周期性的能源争夺战。这些能源战争的炮声已经打响,接下来只会有增无减,并很可能无情地向前继续几十年。战争本身及其引发的灾难,只会给文明带来更大的冲击。无疑,我们越是墨守成规,煎熬也就越难以承受——比如,哪怕美国人维持郊区生活方式的决心再强烈,它也将化作黄粱美梦。

虽然经历了9·11浩劫,但美国重新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却出乎意料地有气无力。本书提到,联邦政府的高层人士竟无人敢于声明,本世纪中期我们的化学燃料行将枯竭,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会出现严重的市场崩溃。这个问

紧急深渊

——逃出灾难丛生的 21 世纪

题与能够引发恐慌的国民集体行为相继而生,尤其是当前,我们的经济只能依靠城市外扩及配套服务而苟延残喘,这并非偶然。

公众虽不关心未来能源,但其中也见荒唐言论。所谓的“富饶说”一派认为,人类所创造的科技奇迹完全能够征服地质现实。这似乎也是大多数美国人针对这些问题的默认观点。一些富饶说者认为,石油并不是化石燃料,不是液质有机物,而是无穷尽地贮藏在地球内部深层的自然矿物质,就如同糖果里好吃的夹心。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科技创新已无法拯救工业文明的现实。人类的传奇确实壮观,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20 世纪末已尝到了科技进步的累累硕果,尽管回报率日渐降低的事实可以瞒天过海;但一个有着登月佳绩的国家怎么能够毫无根据地以上帝似的口吻说,能够克服所有困难?

电脑,这样一个近在身旁的发明,如果让美国历史中的先人看来(例如电的发现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定是不可多得的神奇宝物。电脑的诞生得益于自 1780 年开始的探索发现之路,个中漫长与复杂程度的过程可想而知,其中包括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许多概念,最基本的便是现在已无处不在的 110 伏交流电。但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否能够发明录像带,或者软件,或者宽带?由此及彼,不得不承认未来可能产生的科学奇迹也会让当今时代的人叹为观止。人类或许真的能够找到在海上续写文明的方式、创造分子结构毫微级计算机、利用宇宙中的暗物质。但我要提出的是,这些奇迹的创造或许会在“紧急深渊”时期之后才姗姗来迟,或许永远不会发生。化石燃料所带来的美景很有可能对于人类来说只是昙花一现。

“毁灭说”是与此方向一致但走向极端的观点^①,与“富饶说”相对立。毁灭说者认为地球这一行星已经严重超载乃至“偏离轨道”,人类灭亡的丧钟声已愈来愈近。他们对富饶说中人类能够所

^① 参见网址 www.dieoff.com,此网站由杰伊·汉森(Jay Hanson)创立,宣扬“工业时代”是人类历史列车的终点站。

向披靡战胜一切困难的看法持完全否定态度,支持净熵度(net entropy,用以衡量环境系统中的无序度或乱度——译者注)经济,认为石油资源的枯竭会导致万物的毁灭。他们的世界观充满终结和悲剧色彩。

我的观点介乎以上两说之间,但偏离了中点位置几分,更靠近毁灭说一方。我认为在 21 世纪我们会经历一个可怕而史无前例的危机时期,但人类仍能够跨越深渊,走向更远的未来——当然同时遭受重创是必然的,诸如人口数量、平均寿命、生活水平、知识和科技的延续、行为素质等方面。我们会经历一个剧烈的枯萎期,而不是毁灭期。在我看来,人类史就是一部交错着兴盛与萧条、成功与失败、光明与黑暗、文明和愚昧的历史,将我们的时代确定为一个将会终结所有周期起伏的特殊时代(无独有偶,婴儿潮造就的学者们也自封为特殊的一代),显然有失公允。既然如此,我必须为人类能够渡过难关留出想象空间,即使在迎来光明之前会经过很长一段黑暗。因为这是一种轮回。

人满为患

据估计,19 世纪初期,也就是工业革命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①,世界总人口约为 10 亿。由此可以推断,10 亿人口差不多就是地球在非工业状态下所能够承载的极限。目前世界人口已超过 65 亿,与我童年时期的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翻了一番。20 世纪中期虽然经历了关于“人口爆炸”的大恐慌,但科技的飞跃解决了食物短缺的难题,比如粮作物产量领域中的“绿色革命”等,更加速了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世界人口激增。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方面的极大改善延长了人的寿命,工业化进程吸收了逐渐庞大的人口

^① 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关于“现代世界”的定义是,以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结束为起点。详见《现代世界之诞生》,保罗·约翰逊著,纽约:哈伯出版公司,1991 年。

紧急深渊

——逃出灾难丛生的 21 世纪

数量,并把劳动力重新分配,由农田转向新兴城市。人们下意识地认为,世界完全有能力在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承载这些为工业化进程前仆后继的人,事实上这些舆论成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饱受迫害的英国庸俗经济学代表人物,于1798年匿名发表了《论影响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所遭受的致命一击。

马尔萨斯(1766~1834),这位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的英国乡村传教士,是理想主义者和科技乐观者们抨击的主要对象,其理论在被批判、争论了两百年之后,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他的著名论断是,人口如果盲目繁衍,会以幂指数增长,而粮食产量却是算术增长,因此人口的力量必然超过地球供养人类的能力。然而大多数评论家对其只是一知半解,于是人口“账单”如同雪片般飞来,饥荒、瘟疫、战争、“道德约束”(即晚婚或不生孩子,源自一种行将废弃的理论,成家就要养家,甚至是社会能够影响私人决定。)……马尔萨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为人类的命运会在未来的任意一点结束,带有讽刺意味的“马尔萨斯主义”也被生硬地套在一切认为人类不能解决地球人口危机的类似理论头上。

值得一提的是,马尔萨斯的年轻时代正值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其论断的矛头指向当时具有统治地位的启蒙运动中的理想主义者,尤其是活跃分子威廉·高德温(William Godwin)和康多赛侯爵(the Marquis de Condorcel)。二人共同认为人类进步的空间无限,并且即将迎来一个社会公平、政治和谐、平等富足、亲如一家的黄金时代。尽管社会无限进步的愿望可以理解,但马尔萨斯认为这些主张根本站不住脚,所以有必要给他们泼泼凉水。

近代的人口悲观论者如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著有《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1968年出版]、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等人都认为人口过剩的危机将在1980年全面爆发,但所谓的危机并未如期而至,预言也成为耸人听闻。于是新派理想主义者[包括赞同富饶说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再次强调,人口的高增长对于社会是一个积极

的有利因素,由于社会资本的积累随着人口增长而越来越多,同时新知识新技术的探索和发明将使地球养活更多人成为现实——包括社会条件的完善或医疗技术的创新都会有利于一个永久性稳定适度的人口群的建立。

我的观点与之全然不同。马尔萨斯当然有先见之明,但在过去的百年中,石油的廉价已使天平失衡,人类肆无忌惮地挥霍着这需要永世万古才能获得的不可再生的能量精华。为提高粮食产量而起的“绿色革命”与其说是在农作物遗传学方面的科学创新,倒不如说只是将由化石燃料提炼出来的肥料和农药倾洒在庄稼上而已,而这也还要借助于石油和天然气的能量供给,才使大面积灌溉轻而易举。廉价石油时代创造的只是富足幻象,仅维持了不足一代的时间,但沉溺在幻象中的人们不屑一顾,认为只有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的无神论疯子才去担忧人口高增长,即便是提起这一问题,也会被当作三教九流对待。在此,我斗胆断言,石油将告别廉价,世界石油储备行将殆尽,留给我们的只剩真正的人满为患——抱歉了,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遗憾啊,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地球的生态已无力支撑这一切。任何遏制生育的政治手段都无济于事,现有的人口数量已如此庞大,根本无法回溯到无石油时代的人口动态平衡。我们会渐渐发现,人口高增长其实是石油时代的附属效应,它是一种状态,而不是问题,更谈不上什么解决办法。危机已经来临,我们被困住了。

不堪入目的星球

人口高增长带来各种隐患,挥霍化石燃料资源致使环境恶化。地球物种约有 1000 万,然而过去的 50 年已有 30 万物种不复存在;其中每年有少至 3000,多至 30000 的物种灭绝,是过去 6500 万年中绝无仅有的速度。再过 100 年的时间,将有 1/3 至 2/3 的鸟类、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从地球上消失。已知的 4630 种哺乳动物中有 25% 濒临灭绝,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 34% 的鱼类、25% 的两栖动

紧急深渊

——逃出灾难丛生的 21 世纪

物,20%的爬行动物和11%的鸟类。数量骤减的物种则更多。^①环境科学家经常提到的“欧米茄端点(omega point)”就是指地球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生态网络已薄弱到无法支持人类生存的地步。这与毁灭说的观点殊途同归,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但它确实严肃质疑人类文明工程的继续。“紧急深渊”将有多深?一代,十代,百年,千年?我们无从得知。当然,一旦掉入紧急深渊,已是深渊,便无所谓紧急。

全球变暖已不是各方政治利益的冲突所在,而是取得一致认同的科学理论。^②关于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众说纷纭,墨西哥湾暖流将骤然消失——欧洲的气温将大大降低,农业受到影响——世界主要耕地沙漠化、原本只在热带发生的疾病蔓延至更广大的温带,甚至连全世界所有的港口城市都会被淹没至海平面以下。不论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是人类活动还是具有自然循环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是两者相互作用,都无法改变它对于文明进程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以及对于“紧急深渊”的加剧。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针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调查表明,变暖会增加暴风雨的发生几率,海平面随之升高,全球遭受洪水袭击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气候变化会让缺水的问题更普遍更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将遭受蚊虫传染病(例如疟疾和登革热)和水传染病(例如霍乱)的折磨。它会一举颠覆绿色革命的成果,并带来饥荒和贫瘠。它还会引发人口大规模逃离蛮荒之地,挑起争夺土地资源之战。

全球变暖也会加剧石油危机。中国的环境也因此更加恶化。在那里,土地沙漠化和淡水缺乏已达警戒线,尽管如此,这个人口早已超负荷的国家还在利用一切资源实现工业化,又恰恰是在这

① 见《世界观察》(World Watch)1997年1月/2月合刊,第7页。

② 全球变暖和气候变迁是客观存在且非常严重的问题。承认这一观点的权威机构有美国国家科学院、联合国赞助的世界气象学会之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美国能源部、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美国忧思科学家联合会、世界资源研究所等。

样一个世界可用资源越来越少的时期。全球变暖会间接导致全球经济的覆灭。

雨林复仇记

在廉价石油时代,恰逢人类智慧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占据上风。抗生素类药物为我们带来的益处长达半个世纪。青霉素、磺胺药及其派生药物的诞生向人们简要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由微生物引起的疾病能够且应该被彻底铲除。或者至少,这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但医生和科学家才是真正的知情人。青霉素的发明者亚历山大·福莱明(Alexander Fleming)本人当时就已发出警告,滥用抗生素会导致细菌抗药性增强,人体免疫力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征服细菌原来只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它们卷土重来,一些全副武装,例如结核菌、葡萄球菌有了更强的抗药性;一些另选战场,侵犯到新的领域,作为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回应。面对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空前破坏、对大自然无休止的侵略,地球似乎决定用更多更致命的疾病作为惩罚,就好似某种抗体免疫系统在发挥作用,而且精准度极高:攻击目标就是人类。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HIV)或许就象征着热带雨林的复仇。还是在20世纪,一群人在渺无人烟的热带丛林中遭遇了罕见微生物的袭击,生命危在旦夕却无从得知,后来这些微生物细菌被证实为免疫缺陷病毒的活跃变种。被感染之后,他们虽然还能若无其事地离开丛林、坐车返回,但同时也成为病毒携带者,对社会中更多的人造成威胁。有一种理论认为HIV病毒最初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猿类免疫缺陷病毒(SIV)变异而形成的,在非洲,绿猴、白眉猴、狒狒受到SIV病毒的侵扰由来已久;而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的HIV-2和HIV-O都与SIV病毒有某种相似。病毒可能经由人类食用猿类肉,即所谓的“丛林肉”,或猿类咬伤人类而传染;而且很有可能是在感染了人类受体之后,才变异成为目前如此致命的病毒结构。最初,HIV病毒只盘踞在非洲的荒蛮之地,渐渐

紧急深渊

——逃出灾难丛生的 21 世纪

传播到城市，蔓延至整个世界，直至遇到了最适宜繁殖的土壤——同性恋群体，病毒开始通过血液及其他体液迅速传播。艾滋病病毒本身也具有很长的潜伏期，因此在大规模流行的初始阶段，携带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成为恶性病毒的寄生体，导致病毒在不经意间传播开来。

无论如何，艾滋病对于人类的威胁与日俱增——尽管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例如美国，仍在盛行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它属于可以攻克的慢性疾病——而全世界的艾滋病病例却在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在横扫非洲亚撒哈拉区域之后，目前又以更高的致命性大举进攻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病毒持续不断地变异，所产生的变种可能已经难以计数。现有的传播途径包括，同性恋和异性恋行为、共用未经消毒的针头静脉注射毒品，以及近来在中国发现的卖血者遭遇重复使用的针头，等等。艾滋病病毒经变异可获得新的传播方式，人类焦虑万分，但又束手无策。它如同一部巨大的死亡机器步步紧逼，出击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假如病毒还保持目前的传播速度，再过 10 年，艾滋病将成为全人类的头号公敌。

与此同时，人类始终未能彻底扫除流感祸根。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爆发是 1918 年西班牙流感，全世界共有 5000 万人染病致死，历史进程甚至也由此改写。其病源据说来自堪萨斯州的一个养猪场，最终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影响——病毒击垮了当时的三个王朝（德国的普鲁士王朝、奥地利的哈普斯堡王朝和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促使世界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并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在紧急深渊中，疾病的杀伤力将远远超乎想象。疫病浩劫能够破坏社会经济、中断国际贸易，并摧毁政府组织。面临巨大人口压力的政府——在全球石油供给和经济系统一体化的今天——很可能利用“特制”病毒残杀灭口，却事先保护所谓的精英人群。病毒和医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治利益角逐的工具，与众不同的是，它还蒙上了虚伪的人道面纱。这并非危言耸听，例如在颇

有教养的柏林市民眼中,自 1933 年开始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行动离奇万分,但事情还是发生了。杀人机器运用了当时高精尖的工业技术,刽子手则由欧洲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担任。

紧急深渊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寿命的缩短和生活水平的降低——至少以当前的社会条件为标准即是如此。是化石燃料将地球的负荷量暂时抬高了,而且我们对于疾病的抵抗,这种反映环境自身调整的产物,也很有可能只是廉价石油时代的短暂恩惠;包括空调,还有拉斯维加斯自助餐馆里每天由缅因州空运来的新鲜龙虾,等等。太多太多的东西,原本都是我们以为能够一直引以为荣并永远依赖的,也许都将成为地球历史上奇异、绝妙、非凡的一瞬。

再见了,全球化

所谓的全球化经济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会成为一劳永逸的制度,而是特定时期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瞬时现象而已:化石燃料时代所呈现出的最后兴盛。其关键的启动机制是有幸在相当长的一段和平年代中得以运转的全球石油市场配置系统。随处可得的廉价石油,还有无处不在的用来制造更多机器的机器,改变了原有的比较优势格局,尤其是地理因素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例如,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参与贸易的国家是否远在天边,或者是否拥有制造业经验已不重要;廉价石油能将电力传送到世界各地,哪怕是那些以前依靠木头和粪肥生火做饭的穷乡僻壤。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设置工厂的好地方,那里人口众多,因此劳动力薪酬远低于美国或欧洲。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巨轮、港口自动设施和集装箱等等,都将产品单位运输成本降到最低。那些在距美国 12000 英里之外生产的服装、咖啡之类能够轻松登上美国所有沃尔玛的货架,并且价格还相当便宜。

既然工业制造能够实现全球化,消除贸易壁垒的倡议随之也在世界范围内付诸实施。原本用于维持比较优势的贸易壁垒现在

紧急深渊

——逃出灾难丛生的 21 世纪

看来根本是多此一举,一切相关事物都随着世界贸易的增长而水涨船高了。通过国际协约放宽贸易壁垒限制的阶段(大约是 1980 年至 2001 年)——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建立与实施为标志——恰巧是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呈现大幅而持续下跌的时候;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刺激了采掘技术的发展,此后便迎来了一个长达 20 年的石油泛滥时代。这次所谓泛滥,继而使得世界强国忘记,他们所部署的全球化进程完全是要依靠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才能实现的,如果资源枯竭,再健全的政治协定也将变成一纸空文。在自由而文明的西方人看来,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不过是虚惊一场,石油目前的储量十分丰富。那仅仅是因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北海及阿拉斯加北坡油田的发现和开采拯救了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方国家,也延缓了警惕化石燃料枯竭意识的形成。事实上,危机早已步步逼近。

与此同时,经济学和政府方面提供的数据反映出,全球化风潮已成为虚荣而花哨的表面文章,它让人们相信,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以及扩展至较落后地区的工业建设,都取决于进步的观念和英明的政策,与廉价的石油毫无干系。玛格丽特·柴契尔(Margaret Thatcher)通过大力实施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等手段扭转了英国经济呆滞态势,成为此类政策的典范;然而与柴契尔的成功同期发生的事情却被忽视了:北海油田的收益大增,使得古老的大不列颠王国在煤炭全盛期之后第一次实现能源自给,并成为纯粹的能源出口国。1981 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开始受到全球化潮流的影响,“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所推行的金融策略中首次出现了自由贸易和解除管制的字眼,认为大力削减税费能够增加收益,因为经济活动越是频繁,即使税率低,也能够获得丰富的税收。但实际上获得的却是庞大的政府赤字。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市场解除管制和经济自由放任被看做是拯救“大烟囱”工业的神奇药方。拜金成风,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蜂拥攻读 MBA 学位,渴望成为业界精英;也正是充满创业热情的年轻一代成就了计算机工业的魔力万千。电脑的崛起又更加夸